

《王昭君变文》在昭君故事流变中的地位及意义

李静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王昭君变文》是文学史上第一篇篇幅最长的昭君出塞的俗文学作品,在昭君故事的流变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前代史书和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对王昭君形象进行重塑,进一步突出了她的主体地位,丰富了她的形象,对此后以昭君故事为母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变文》还对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了侧面的揭示,体现了唐人的人文关怀及对和平的向往;塑造了一个极度重情的呼韩邪单于,是唐朝包容性文化下重“真”、重“情”的显现。

[关键词]《王昭君变文》;地位;现实意义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18.04.020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8)04-057-03

一、《王昭君变文》的地位

(一)文学史上第一篇篇幅最长的昭君题材的俗文学作品

《王昭君变文》是文学史上第一篇篇幅最长的昭君题材的作品。此前,除却史书的记载,昭君故事已进入文人的吟咏,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大约与《西京杂记》同时问世的孔衍的《琴操》,南北朝时期何逊的《昭君怨》及庾信的《昭君辞应诏》等,但篇幅上,均不及《王昭君变文》长。可见《王昭君变文》的创作者对昭君故事有更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在前代作品的基础上有更多的生发,故采取《变文》这种容纳量远超诗歌的体裁进行重构。

其次,变文这种说唱文学体裁,在韵散交替组合的形式下,推动了诗文类雅文学向俗文学的转化,扩大了题材受众,使故事传播更广,影响更大。从史书观之,在《汉书》中,昭君故事只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记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1](P3803)]。到葛洪《西京杂记》,增加画工毛延寿,把昭君出塞的悲剧成因复杂化。到范晔《后汉书》,又增加王昭君主观心理的描写,虽是史书,却可看到文学描绘的痕迹,可见到范晔之时,即便是史书记载中的昭君故事,也已经带上文学色彩,人们对这一故事的关照不再拘泥于客观历史的记载,开始从多角度进行审视。

《王昭君变文》对推动昭君故事在下层人民中的广泛传播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变文》在文辞上较诗文更浅近,通俗。其次,说唱这种文学体裁,即便没有太高阅读水平的普通民众,只要听他人说唱,便可知故事的大概内容。《变文》的这些特点促进了昭君故事在普通民众中的广泛传播,使昭君出塞从史家记载、文人吟咏扩大到底层人民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二)进一步突出了王昭君的主体地位,丰富了她的人物形象

首先,《王昭君变文》第一次从正面对王昭君到匈

奴后的生活有了详细的记载,这是之前同类题材的作品所没有的。《变文》对王昭君到匈奴后对故乡的思念有深入而细致地刻画,她的愁肠百结、抑郁寡欢均有详细的形容和记载,甚至在她死后,得单于厚葬、汉使吊唁等事迹都有详尽的描写。其次,《变文》中所有人物和情节的设立,均以王昭君为中心,为她服务。《变文》塑造了一位深情的呼韩邪单于,他为博昭君一笑,以盛歌欢舞悦昭君,不惜打破常制,非时而猎。在昭君死后,他日夜哀吟,举国厚葬,这一深情的单于就这样为昭君倾尽心力。此外,汉朝对王昭君远嫁塞外的功绩也给予明确的肯定,由汉朝明确提出,并派使者正式吊唁、明文发布,这是《变文》的首创,昭君虽死,她的功绩却书之丹青,传之永世。所以,《变文》文末汉使吊唁这一情节的设置仍是为王昭君服务。由此观之,《变文》对王昭君主体地位的凸显是空前的。

《王昭君变文》对王昭君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也十分用力。在《变文》中,王昭君是柔弱的,却又是执着的。她虽远嫁匈奴,却时刻未忘故乡,草原生活的粗狂让她深感思乡情切,而心中对元帝的深情眷恋,又使她时时怀之,《变文》对王昭君细腻的情感体验、忧郁的心理特征描摹得极尽情状。同时,《变文》对王昭君美貌的刻画也没有忽略,承《西京杂记》“貌为后宫第一”^[2](P44)],《后汉书》中“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而下^[3](P2941)],《变文》对昭君容貌的描写是通过汉使之口道出的,“惟天降之精,地降之灵;姝丽越世之无比,绰约倾国而陟娉”^[4](P160)]。对王昭君美貌的描写不再局限于汉宫,而是将其置于整个天下国家中,叙昭君之美举世无双。

(三)对此后以昭君故事为母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昭君变文》对之前的昭君故事做了很大的改动,首先是昭君死亡结局的改变,在《汉书》和《后汉书》中,王昭君远嫁匈奴后皆过上了平凡的生活,为人妻为人母,两部史书对昭君生子情况和远嫁情感的记载虽有差异,却均透露出昭君远嫁匈奴后,度过了数年平实的生活。从两史书所载她在

[投稿日期] 2018-10-28

[基金项目] 国家级社科基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国梦研究(编号:14ZDA009)

[作者简介] 李静(1993-),女,贵州遵义人,讲师,硕士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匈奴简略的生活轨迹看,昭君最后的结局当是正常的年老而亡,即便不是,至少可以明确她在匈奴曾平安度过数岁,生有子女。孔衍《琴操》受封建贞洁观念影响,将王昭君死亡结局改为呼韩邪死后,不肯依胡礼嫁给前阏氏之子,选择吞药守身而亡,但仍可见昭君在匈奴生活数岁,直至呼韩邪死后才吞药而死。

《王昭君变文》中,昭君嫁至匈奴不久就因病亡故,此时呼韩邪还在。从死亡原因看,《变文》中的昭君死于其极度悲伤,是主观原因,异于之前史书所载因年老而死的客观规律或别的外部原因,与《琴操》所载略似,都是出于主观抉择,却又非《琴操》所写为守护传统贞节观念(说到底还是客观原因逼迫她作了“吞药”的抉择),而是源自其内心对故乡浓郁的思念。在这一点上,《王昭君变文》开后世以昭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通俗文学作品中昭君自主选择死亡结局的先河,这种突破到马致远手中达到顶峰,马致远曾写有小令《紫芝路》:“雁北飞,人北望,抛闪煞明妃汉君王。小单于把盏刺唱。青草畔有收醋牛,黑河边有扇尾羊。他只是思故乡”^{[5] (P49)}。从内容看,这曲小令与《王昭君变文》有很大的相似性,说明马致远对《王昭君变文》是熟悉的。到他的《汉宫秋》(全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中,昭君出塞未至匈奴,仅到番汉交界的黑江便投江而死,完全出于昭君的主观选择,使王昭君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升华,她不再是躲在元帝后宫的宠妃,而是能够舍小我全大义的民族豪杰。同时,她到黑江投江自尽的决绝,又显出她作为一个女子对挚爱的守护,对独立人格的捍卫。源自《变文》中对昭君主观选择的凸显,到《汉宫秋》达到了顶峰。

其次,《王昭君变文》从侧面对元帝形象的重新塑造,对之前的汉元帝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汉书》中,元帝是昭君命运的主宰,随意就将她赐给了匈奴用以和亲。《后汉书》中亦是,所不同者,多了王昭君的主动请行。当元帝见昭君丰容靓丽时,略有悔意,但这只是出于封建帝王对漂亮女性的玩弄。在昭君故事中,昭君身上体现出被帝王绝对主宰的个人命运悲剧,这种悲剧命运的共通性是文人士大夫不断对昭君命运悲剧进行吟咏的内在原因,《变文》对冷漠、专制的君王形象有了突破,虽然昭君的远嫁也当是汉元帝的旨意,但可以看到此时的汉元帝已经被赋予更多的人情味,他不仅是那个高高在上玩弄女性的封建帝王,他对王昭君也曾真心相待,宠爱有加,才使得王昭君面对百般示好的呼韩邪而不为所动,虽远嫁胡地却时时念及元帝之恩。

二、《王昭君变文》的现实意义

(一) 是唐朝对外民族关系的侧面显现

昭君出塞本系于汉朝对外政治策略下产生,反过来亦可由昭君出塞反观汉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在《汉书》中,王昭君被元帝以和亲的方式赐给呼韩邪,所体现的汉、匈实力对比,是汉强匈奴弱,故汉朝以在上的姿态对匈奴予以赏赐。到《后汉书》中,王昭君因入宫数岁未得见御,积悲怨而

请行。可见到《后汉书》作者范曄生活的南朝时期,经西晋五胡乱华,少数民族实力渐增,此间所记昭君故事,汉元帝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将王昭君赐给匈奴和亲,而变为王昭君因悲怨主动请行,且当行之时,汉元帝见昭君之美,意欲留之,却难于失信匈奴而不得不将王昭君与之呼韩邪,可见元帝对匈奴实心存畏惧,亦从侧面显出匈奴渐强的史实。

唐朝开国时国力渐强,至开元天宝间达到鼎盛,此间唐朝在对外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此时对昭君故事的吟咏,主要承袭魏晋以来对昭君个人悲剧命运的咏叹,如李白《王昭君》:“燕支长寒雪作花,峨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6] (P235)}。但到杜甫生活的时代,经历安史之乱的他,融进了深深的历史感,将王昭君描绘成一个决绝的女子伫立在历史的风尘中,“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7] (P1814)}。事实上,只有国力强大,和亲才能达到亲善的目的。杜甫笔下王昭君的孤高决绝,正从侧面显示出唐朝的衰落,《旧唐书·回纥列传》载:“开元中,回纥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奂,断安西诸国入长安路”^{[8] (P5198)}。到杜甫晚年生活的中唐,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实力对比已发生了逆转,唐朝渐至弱势地位,周边少数民族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

论及此,还要涉及一个问题,即《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变文》中涉及时间的语词仅一句“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尚在”^{[4] (P159)}。后人多据此来推论《变文》产生的时间。容肇祖先生说:“从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到唐代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已有八百年,到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便有八百九十年。这大约是这时期的作品”^{[9] (P27-28)}。即容先生认为《变文》的创作时间是在公元767年—公元857年之间。郑文先生认为:“《王昭君变文》创作的时间,必然在大中之前,甚至远在大中之前,也就是远在847年之前”^{[10] (P30)}。虽无统一定论,但可见各研究者均将《变文》创作时间定为中晚唐之际。从《变文》对匈奴基本情况的描述及对王昭君与呼韩邪的情感描写看,《变文》不应产生于唐初和盛唐,约在中晚唐之际,也即唐朝经历安史乱后与周边少数民族实力相较处于弱势之时,大致与上述各研究者考辨所得时间相近。

由此可知,《王昭君变文》所反映的唐朝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实力对比是唐渐弱,匈奴渐强的过程,基于此,王昭君远嫁塞外的意义就不只是汉朝以在上的姿态对匈奴的赏赐,也不仅是王昭君个人悲怨的请行,她的远嫁对于维系两族友好和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变文》增加汉使这一人物,代表汉天子对王昭君进行吊唁,传达汉朝对她远嫁塞外功绩的肯定和表扬,《变文》对昭君远嫁功绩派汉使明文表彰这一情节的设立,是对之前文人吟咏中对昭君远嫁所带来的两族友好的超越,为后世对王昭君出塞功绩的认识有极大的意义,也反映了唐朝人民对和平的向往。

(二) 是唐朝包容性文化下重“真”、重“情”的显现

《王昭君变文》虽属俗文学系列,但其创作背

景却仍处于唐代这个重情而包容的大文化背景下,且变文这种通俗文学体裁,与普通大众更趋接近,这就使《变文》承载着唐代人民真挚而质朴的情感需求,体现了唐代广大人民的愿望,这一愿望在《变文》中的表现就是塑造了一个极度体贴又极度重情的呼韩邪单于。这是《变文》与之前吟咏昭君故事的作品最大的区别,又恰可反映唐代文化的独特性。

《王昭君变文》中呼韩邪对王昭君极尽关心和宠爱,这种宠爱源于他对昭君发自内心的喜欢,而非一个匈奴首领对漂亮女性的玩弄。他不仅在昭君刚嫁匈奴之时,对其百般示好,昭君死后,他更是悲痛至极,对昭君深切怀念,不顾身份之尊而脱服披发,日夜哀吟,更不惜珍宝金银之贵,倾国厚葬昭君,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变文》的创作者让他守护着背井离乡、远嫁塞外的王昭君,给这个孤苦的女子极大的人文关怀。但《变文》没有让王昭君和呼韩邪两情相悦,而让她心系元帝和故国,并早早就结束了她如花的生命,还是要凸显她命运的悲剧性,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文学源于生活的一面,现实中个人命运的悲剧一直存在,故《变文》中王昭君的命运悲剧也不可更改。同时,《变文》还是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反映,现实中的民族关系不是恩爱夫妻琴瑟和鸣般的友爱,这就注定了王昭君和呼韩邪也不可能两情相悦、白头到老,但文学又是高于生活的,所以要塑造一个重情而体贴的呼韩邪陪伴着王昭君,让这个凄楚的女子得到一片赤诚的爱,这是唐人对王昭君的人文关怀。

从呼韩邪这一人物本身看,他在《变文》中的凸显,也非偶然。在《变文》前记载和吟咏昭君故事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呼韩邪主要作为匈奴首领存在,代表着整个匈奴。但《变文》中的呼韩邪除了作为匈奴首领存在,他更多的是以一个痴情男子的形象出现的,固然因其有匈奴首领之尊,才能号令匈奴各部,为博昭君一笑而举行盛大的歌舞和狩猎,但《变文》更着重刻画他作为一个男人对昭君无微不至的关心,尤其是昭君死后,呼韩邪作为一个失去挚爱的男人,他的悲痛和落寞,孤独和凄凉,让我们忘记了他是匈奴的首领,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一个丧妻后悲痛欲绝的痴情男人。而这,恰恰是《王昭君变文》所要展示给世人的,体现出唐代文化的包容性和唐人重真重情的所在。

三、结语

文学总是生活的反映,昭君故事的代代沿袭和流变,虽题材同一,所反映的时代文化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既是昭君故事创作者个人情感体验的表现,更是创作者生活的时代文化背景的凸显。《王昭君变文》在文学史上对昭君故事的创作和改编既是史书记载基础上的再创造,更是对前代文人创作的继承和超越,对王昭君这一女性在文化史上的进步意义再度肯定,这种超越对后世以昭君故事为母题的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启发。此外,《王昭君变文》以极大的包容塑造了一个重情的呼韩邪单于,对此前固有的呼韩邪形象予以颠覆性的改变,体现了唐代文化的包容性和浓郁的人文关怀,对唐代广大人民真情至性的美好人性予以展现,更对唐代人民对和平多番期盼的愿望予以反映和表达,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昭君故事在流传中不断被重构、被改编,然王昭君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文化意义,却被定格在历史的瞬间,在她披上嫁衣,远嫁塞外的那一刻,她个人人格魅力的完成和对国家崇高使命的承载,足以让她被吟咏两千多年而不衰。

参考文献:

- [1]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葛洪集,成林、程章灿译注.西京杂记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 [3]范曄撰.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黄征、张永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5]翟钧编注.东篱乐府全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 [6]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7]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8]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容肇祖.唐写本民妃传残卷跋[J].民俗周刊,1982.
- [10]郑文.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臆测[J].西北师大学报,1983(4).

[责任编辑 王云江]

The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Wang Zhaojun's Bianw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Wang Zhaojun's stories

LI Jing

(Faculty of Art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Wang Zhaojun's bianwen is the longest popular literary work written by Wang Zhaojun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ang Zhaojun's stori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Wang Zhaojun's image further highlights her subject status, enriches her image,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iterary creation with Wang Zhaojun's story as its MOTIF. "bianwen" also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urrounding ethnic minorities, showing the Tang People's humanistic care and their yearning for peace, and creating a Huhanyie. It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emphasis on truth and emotion in the inclusive 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Wang Zhaojun's Bianwen; status; practical significance